

应对竞争性多极世界：特朗普 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初探^{*}

赵明昊 仇家畅

【内容提要】“美国优先”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核心逻辑，其试图削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以多极世界观审视国际格局，以增强实力为原则寻求扩展美国利益，但仍注重应对大国竞争。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体现高度个人化色彩、采取自上而下的指令式决策、偏好“大交易”等特征。特朗普以“唐罗主义”强化美国对西半球的掌控，在移民和边境问题上对美洲国家施压，削弱中国等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盟伴政策上，特朗普采取交易主义，迫使盟伴国家向美国“输利”，并更加顺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表现出竞争与管控冲突并重的取向，在经贸、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继续采取对华遏压的同时，也寻求维持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特朗普第二任期应对“竞争性多极世界”的理念和举措，将给国际秩序与中美关系的演进带来复杂影响。

【关键词】美国外交政策；“美国优先”；竞争性多极世界；中美关系；大国竞争

【作者】赵明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仇家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赵明昊、仇家畅：《应对竞争性多极世界：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初探》，《当代美国评论》，2025 年第 3 期，第 66~84 页。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科技发展变局及对华科技竞争研究”（项目编号：22JJD810006）成果。感谢《当代美国评论》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本文文责自负。

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执政,力图推动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重大变革。随着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日益主流化,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彰显更为鲜明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取向,也展现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倾向自上而下的指令式决策、偏好“大交易”等特征。特朗普将美国获取实际利益作为推进外交政策的首要标准,强调“赢家”与“输家”、“有牌”与“无牌”的分野,展现出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观。很多分析人士用“掠夺性外交”(predatory diplomacy)或“勒索式外交”(shakedown diplomacy)来描述特朗普的政策,认为他通过强硬手段迫使别国妥协,以让美国单方面获利,试图退回到倚强凌弱、划分势力范围的世界历史阶段。^①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将之称为“新美国帝国主义”。^②

与第一任期类似,特朗普继续大搞“退出外交”,将此前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视为“糟糕的交易”,认为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联盟防务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并对盟友和国际多边机构施压,其第二任期的单边主义倾向更为明显。在“美国优先”的核心逻辑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仍强调大国竞争,但同时试图围绕“多极世界”进行理念与机制的重塑。显然,在特朗普看来,这并非平等的多极化,而是一种“竞争性多极世界”。本文将围绕于此展开论述。

一 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总体取向

特朗普是一位崇尚实力、注重利益、信奉交易主义的领导人,其第二任期的执政原则是推进“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政策议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重心在内政方面,其外交政策则是“让美国再次

^① Paul Poast, “Under Trump, U. S. Hegemony Is Entering Full Predatory Mode,” *World Politics Review*, January 31, 2025,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trump-us-hegemony-predatory/>; Patrick Wintour, “In This Trump Era of Shakedown Diplomacy, Everything Has a Price,” *The Guardian*, February 4,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feb/04/in-this-trump-era-of-shakedown-diplomacy-everything-has-a-price>; Matias Spektor, “The Limits of Trump’s Hardball Diplomacy: Why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s Turning Away from America and Toward China,” *Foreign Affairs*, April 1,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limits-trumps-hardball-diplomacy>.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New American Imperialism,” *Persuasion*,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persuasion.community/p/the-new-american-imperialism>.

伟大”国内政策的延伸,因此需要在“内政优先、以内谋外”的视角下进行探究。尽管特朗普缺乏系统的外交战略构想,但从意识形态、国际格局观、实力和利益竞争理念、应对国际冲突策略等方面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总体取向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削弱美国国内左派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淡化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外交政策叙事。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厌恶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化叙事,认为这导致美国成为其他国家“剥削”的对象。特朗普主张,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应当是维护和拓展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推广民主价值观。2025年5月,特朗普在访问沙特期间,批评西方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称中东地区的繁荣是由本地区民众自己创造的,而非所谓的“国家建设者”(nation-builders)或自由派非营利组织创造,并指出干预主义者“摧毁的国家远多于他们建立的国家”。^①7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表示,除非存在“明确且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利益,否则国务院将不再发布与他国选举相关的声明。他同时要求所有美国外交人员不得轻易就他国的选举合法性和民主价值观等问题发表评论。^②此外,特朗普政府选择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关闭千禧年挑战集团等项目,冻结或削减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平台的拨款,并关闭管理这些机构的美国国际媒体署。

特朗普不仅在美国国内打击自由派,也试图在国际上拓展保守民粹主义的影响力。2025年4月,鲁比奥宣布对美国国务院系统进行重大改革,以更好契合“美国优先”战略。约1300名国务院雇员被解雇,300多个办公室被关闭,主要涉及人权与民主事务局等负责人权、难民、妇女事务和性别平等议题的机构。^③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国际开发署长期受民主党和左翼意识形态主

① “In Riyadh, President Trump Charts the Course for a Prosperous Futur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White House, May 1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5/in-riyadh-president-trump-charts-the-course-for-a-prosperous-future-in-the-middle-east/>.

② Humeyra Pamuk, “Trump Administration Tells US Diplomats Abroad Not to Opine on Foreign Elections,” Reuters, July 1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trump-administration-tells-us-diplomats-abroad-not-opine-foreign-elections-2025-07-17/>.

③ Simon Lewis et al., “State Dept Overhaul Will Cut Thousands of Jobs, Push ‘Western Values’,” Reuters, May 30,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tate-dept-broad-reorganization-plan-submitted-congress-2025-05-29/>.

导,于2025年7月将其关闭,其部分职能被转入国务院。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西莉亚·贝林(Célia Belin)认为,特朗普将其在国内政治中打击自由派的手法扩展到外交领域,主要策略是清除、重塑、征服。清除指解构国家机器和国际承诺,如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退出多个联合国机构、质疑北约价值;重塑指改变政治文化,如削弱多元、平等与包容(DEI)政策,否定性别平权,推广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征服指通过关税、减少驻外美军部署、外交羞辱等手段,迫使他国向美国让步。^①这一评价颇有启发意义。

第二,以“多极世界”描述美国眼中的国际格局,在强者和弱者、赢家和输家的棱镜下审视外交关系。二战后美国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维护自身全球领导地位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理念。但特朗普及其核心幕僚毫不掩饰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美国长期追求霸权地位的不满。2025年1月,鲁比奥在参议院参加国务卿提名确认听证会时称,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过时,而且被用作对抗美国的工具。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出现值得重视的变化,“多极世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叙事中的重要语汇。1月底,鲁比奥表示,冷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是一种反常现象,世界终将回归多极状态;在新的多极世界中,美国的政策目标必须是优先提升美国自身利益,而非充当“全球政府”去解决全球性问题。^②5月,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称,特朗普政府对过去的道德主义和说教式外交政策不感兴趣,其政策将以常识和国家利益为准则,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与相关国家合作。^③

迄今,特朗普及其政府高官并未明示美国对“极”的界定标准,但从其外交政策实践看,以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领域的实力作为判断标准,特朗普

① Célia Belin, “MAGA Goes Global: Trump’s Plan for Europ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7, 2025, <https://ecfr.eu/publication/maga-goes-global-trumps-plan-for-europe/>.

② Marco Rubio, “Secretary Marco Rubio with Megyn Kelly of the Megyn Kelly Show,”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30, 2025,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marco-rubio-with-megyn-kelly-of-the-megyn-kelly-show/>.

③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the 2025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as Delivered),”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31,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4202494/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at-the-2025-shangri-la-dialogue-in/>.

政府将中国、俄罗斯等视为“多极世界”的主要玩家。鲁比奥将中国视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认为中国拥有工业、经济、地缘政治、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强大实力，在“各个方面”都对美国构成了严峻挑战。对俄罗斯，特朗普政府一方面继续保持施压，另一方面也基于在多极世界中避免出现大国竞争对手联合抗美的逻辑，寻求缓和美俄关系。

显然，特朗普政府不会接受一个平等的多极世界，它仍然强调国际格局中大国权力竞争的底色。2025年5月，副总统万斯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将回归基于现实主义的、保护核心国家利益的战略，美国的力量应当被更精确地运用在事关核心利益的大国竞争上，而不是用于输出民主等无谓的长期消耗中。^① 特朗普颠覆了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处理全球事务的方略，他试图重回倚强凌弱的世界，“拥有最强大军队的国家建立帝国，向弱国索取贡品，通过胁迫扩张领土”。^②

第三，特朗普信奉“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重视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关键矿产、港口与航道主导权等实际利益的争夺。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从而为其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提供坚实支撑。在白宫向国会提交的2026财年预算草案中，国土安全支出比2025财年增加近65%，防务支出增加13%，其总额或将升至1.01万亿美元。^③ 特朗普政府还提出开发第六代战机F-47、部署“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等重大军事项目。

特朗普主张借助美国的经济和科技领先地位，强化世界对美国实力的认知，尤其是在地缘政治领域充分利用实力优势应对大国竞争。特朗普高度关注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并强化科技实力，缓解美国对中国等竞争对手过度依赖

① C. Todd Lopez, "Vance Tells Midshipmen Their Service Will Not Be Squandered on Rudderless Mission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3,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4196829/vance-tells-midshipmen-their-service-will-not-be-squandered-on-rudderless-missi/>.

② Michael Birnbaum, "In First Month, Trump Blows up Century-old Approach to the World,"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3, 20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5/02/23/trump-world-putin-ukraine/>.

③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Releases the President's Fiscal Year 2026 Skinny Budget," The White House, May 2,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5/the-white-house-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releases-the-presidents-fiscal-year-2026-skinny-budget/>.

的脆弱性。他认为,美国面临产业空心化、供应链受损和对外依赖加剧等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致力于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特朗普将人工智能视为维持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的关键。他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峰会上称,“美国是开启人工智能竞赛的国家……美国将赢得这场竞赛”,“这是太空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考验”。^① 他还强调,在这场竞赛中,需要硅谷展现新的爱国精神,宣称“全球主义”已结束,要求美国科技公司将优先促进本国利益作为经营原则。^②

对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科技方面的长期竞争力而言,获取关键矿产、掌控港口和航道等战略性资源至关重要,这也是美国应对大国博弈的关键所在。特朗普提出收回巴拿马运河,吞并矿产和油气储量极高的格陵兰岛,声称要让资源丰富的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 51 个州,还以威胁中断军事援助为手段迫使乌克兰向美国出让大量的矿产资源。鲁比奥在国务院内部也提出,争夺能源和资源的主导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

第四,特朗普在应对国际冲突方面倾向于低成本介入,重视将关税等政策工具与安全防务议题挂钩以展开胁迫。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自称花费大量精力处理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同时调停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柬埔寨与泰国冲突,促进刚果(金)与卢旺达签署和平协议,推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达成“停战”声明。特朗普试图将自己打造为国际和平的缔造者,有意凭此赢取诺贝尔和平奖。在应对这些冲突时,特朗普多次运用关税政策作为施压工具。例如,2025 年 7 月柬埔寨和泰国爆发边境军事对抗后,特朗普威胁称,如两国不停止冲突,美国将对两国商品征收高达 36% 的关税。在柬泰停火后,特朗普政府恢复与它们的贸易谈判,并将针对两国的关税税率降至 19%。

以厘清利益、有限介入、强力施压为特征的“特朗普主义外交”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中也得到体现。2025 年 6 月,美军对伊朗的多处核设施发动打

^① “Trump Advances US Leadership in AI,” The Voice of America, July 29, 2025, <https://editorials.voa.gov/a/trump-advances-us-leadership-in-ai/8050987.html>.

^② “Days of Building China Factories, Hiring Workers in India Are Ov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e Economic Times*, July 25, 2025,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tech/technology/days-of-building-china-factories-hiring-workers-in-india-are-over-us-president-donald-trump/articleshow/122888810.cms>.

击。这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首次直接运用武力处理与外国关系。这也是自 1979 年伊朗政局剧变以来,美国第一次对伊朗境内实施军事打击。特朗普、鲁比奥均强调,美国的目标是摧毁伊朗核设施,而非颠覆德黑兰政权,后者意味着美国将卷入长期战争。万斯称,打击伊朗核设施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外交安全政策理念的基本框架成形,一是清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二是力争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三是如果外交途径失败,就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解决,并尽快抽身,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①

总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展现出鲜明的外交风格,包括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试图将自己的不可预测性打造为胁迫手段和战略资产,施压相关国家按照其意愿行事;经贸议题在外交政策中具有显著导向作用。特朗普希望尽可能减少美国对外干预的负担,要求弱者接受服从强者的宿命,维护美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以应对不乏竞争性的多极世界。

二 “唐罗主义”:强化美国对西半球的掌控力

2025 年 1 月 30 日,鲁比奥刊文称,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具有“美洲优先”的特征。^②在特朗普看来,西半球是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他在第一任期就曾对门罗主义大加推崇。2018 年 9 月,特朗普在第 73 届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讲称:“自门罗总统以来,我们国家的正式政策就是拒绝外国干涉西半球。”^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出于应对非法移民、重塑供应链、推进大国竞争等考量,将强化对西半球的掌控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重心之一。

2025 年 1 月,《纽约邮报》在封面标题中借用唐纳德·特朗普和门罗主义

^① Chad de Guzman, “J. D. Vance Defines the ‘Trump Doctrine’,” *Time*, June 25, 2025, <https://time.com/7297452/trump-doctrine-vance-peace-through-strength-america-first-presidents-history/>.

^② Marco Rubio, “Marco Rubio: An Americas First Foreign Polic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0, 2025, <https://www.wsj.com/opinion/an-america-first-foreign-policy-secretary-of-state-rubio-writes-western-hemisphere-too-long-neglected-a81707b0>.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3r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5,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3r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new-york-ny/>.

之名,以“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概括特朗普政府的西半球政策。特朗普本人在其“真相社交”网站账号上转发了该文章配图。特朗普声称,国家间的边界不过是一条“想象出来的”界线,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同样是“人为划定的分界线”。^① 这些言辞不乏“天定命运”的意味,即相信美国拥有上帝赋予的权利,可以扩展其势力范围。特朗普第二任期试图寻求在美洲大陆扩张美国的势力,施压相关国家更好地配合特朗普政府的移民、经济等政策议程,并在地缘政治层面着重削弱中国等其他国家在美洲地区的影响力。

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在非法移民与边境安全等问题上加大对美洲国家的胁迫施压。特朗普政府以“全政府”方式对非法移民进行空前严厉的打击。2025年2月,鲁比奥访问中美洲五国,重点关注打击非法移民和跨国犯罪等问题。6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宣布终止拜登时期给予古巴、海地、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四国公民的两年临时居留权,要求相关人员立即离境,受影响人员或超过50万人。对于难以遣返回原籍国的非法移民,特朗普政府试图将其强制驱逐至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等国。

与此同时,特朗普声称美国南部边境受到“入侵”,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依据动用美国军队,试图通过军事化手段对相关国家施压。特朗普政府史无前例地在美墨边境部署约1500名现役军人,使用军用飞机开展边境巡查,授权美国军队对非法移民进行拘留。预计美国南部的军事区范围将持续扩大,覆盖美墨边境近1/3的地区。^② 此外,特朗普政府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为开展跨境军事打击营造合法性;并出动美国空军C-17运输机向美洲国家遣返非法移民。在特朗普政府的强势施压下,墨西哥、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同意接收由美国遣返至本国的移民,并加强边境巡逻;萨尔瓦多则同意接收来自美国的遣返人员,包括200多名委内瑞拉黑帮成员以及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罪犯。

^① “Why Trump’s ‘Imaginary’ Canada-US Border Remark Oversimplifies Centuries of Treaty,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The Economic Times*, May 7, 2025,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canada/why-trumps-imaginary-canada-us-border-remark-oversimplifies-centuries-of-treaty-conflict-and-compromise/articleshow/120964116.cms>.

^② Morgan Lee, “US Expands Militarized Zones to 1/3 of Southern Border, Stirring Controversy,” AP News, July 4,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border-military-trump-national-defense-area-89f046e09809fe5b5071c6b9e1f48da9>.

第二,特朗普政府力图将西半球打造为美国的“经济后院”。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就较为注重在经济层面加大对美洲国家的拉拢,如实施“美洲增长”计划,增强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提出让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强国的目标,试图为美国的长期发展寻求更为坚实的能源和资源保障,而这离不开美洲国家的支持。为了降低对中国等国的经济依赖,美国持续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塑,打造以美国为主导的西半球经济堡垒。在门罗主义的逻辑下,美国将西半球视为自身的势力范围、更加安全的“经济后院”。鲁比奥称:“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依赖遥远的供应链的脆弱性。将我们的关键供应链转移到西半球,将为邻国的经济增长扫清道路,并保障美国自身的经济安全。”^①

第三,特朗普政府在西半球渲染地缘政治对抗,强化大国竞争。特朗普政府继承了门罗主义的地缘政治逻辑,试图限制其他大国在美洲的影响力。2025年1月底,鲁比奥在接受采访时渲染中国在美洲地区的所谓“威胁”,称“巴拿马运河已落入中国手中”,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当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有权采取强硬措施重新获得控制权。^② 特朗普政府试图在美洲大陆的北部加强对格陵兰岛的控制,也是为了应对与俄罗斯、中国等国围绕北极航道、关键矿产资源和军事战略利益的竞争。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大棒加胡萝卜”的方式限制相关国家的对华交往。特朗普政府诬称阿根廷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是中方的“勒索机制”,警告阿根廷若继续维持该协议,美国将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其发放贷款。^③ 美国驻智利大使候选人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他将努力“加强智利与美国的关系,并限制中国获取智利的资源”。^④ 在美国的关税压力下,墨西哥宣布将减少从中国进口商品和零部件。

此外,特朗普政府试图限制共建“一带一路”在美洲地区的推进,不仅迫

① Marco Rubio, “Marco Rubio: An Americas First Foreign Policy”.

② Marco Rubio, “Secretary Marco Rubio with Megyn Kelly of the Megyn Kelly Show”.

③ Isabel Debre, “Deal Extension Allows Trump Ally Argentina to Borrow Another \$ 5 Billion from China,” AP News, April 11,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china-argentina-trump-trade-credit-2a1c3b4f2eb304d21c8db9d903a08792>.

④ Nayara Batschke, “China Lashes out at US as Tensions Escalate over a Space Observatory in Chile,” AP News, April 30,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chile-china-trump-administration-rivalry-space-telescope-03a34982368de0748070b36d94cfd355>.

使巴拿马退出该倡议,还将秘鲁钱凯港等中拉合作项目视为眼中钉。2025年5月,赫格塞思会见秘鲁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时称,中国对拉美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要求秘鲁与美国共同威慑中国。

三 交易主义与美国盟伴政策的调整

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动以交易主义为底色的外交政策,这在美国处理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方面尤为突出。交易主义的实质在于扩大美国的利益攫取;在对盟国政策上,通过调整贸易、投资和军费分摊等政策,换取美国对盟国的安全保证,减少本国的成本负担,并加强对相关国家的掌控;在对伙伴国政策上,通过重点加强与具有高交易价值伙伴国的双边关系,扩展美国的利益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对于北约和欧洲盟国,特朗普强调盟国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并非天然权利,将美国履行防卫义务与盟国增加军费开支挂钩。特朗普政府将印太地区视为大国竞争的主要场域,推动军事资源向该地区倾斜,并要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向美国“输利”。美国还以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具体议题和利益为导向,将沙特阿拉伯等国作为“交易主义外交”的重点对象。

(一) 美国与盟国关系

对于和美国建立正式同盟关系的国家,特朗普强调“以经济贡献换安全保护”的交易逻辑,试图对美国承担的联盟义务进行重新界定,将盟友在军费开支、对美投资等方面的贡献与美国履行防卫义务挂钩。乔治城大学教授车维德(Victor Cha)等认为,特朗普使用两个指标对美国的地区盟友进行评估,分别是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以及它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如果盟国的国防支出超过GDP的5%,且美国对其保持贸易顺差,就可被视为“好盟友”;反之,则被归类为“坏盟友”。根据上述指标,美国在北约和印太地区的盟国都不符合“好盟友”标准。这促使特朗普采取“交易化路径”处理与盟友的关系,以使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①

1. 北约盟国

2025年1月,特朗普在正式就职之前便就军费分摊问题对北约国家施

^① Victor Cha, Andy Lim, “Trump’s Prism: No Ally Is Good Enough,” CSIS, February 18,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umps-prism-no-ally-good-enough>.

压,要求其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应提高至5%。^① 他多次表示,如果盟国不愿在联盟事务上承担更多成本,美国可以选择不再为其提供安全保护。特朗普还声称,当美国遭受外部攻击时,“并不确定”其他北约成员国是否会参与保护美国,以此暗示美国为其盟友提供的安全承诺并非不可动摇。^② 特朗普将关税工具与防务议题挂钩,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成本以换取美国的关税减让;对于拒绝增加防务开支的盟国,则以高关税相威胁。面对特朗普强势的交易主义政策以及关税压力,多数北约国家同意上调军费开支。2025 年 6 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提出,北约成员国应将防务支出“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平”,并要求到 2035 年实现国防开支占 GDP5%的目标。最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接受了这一目标。对于北约国家而言,尤其是一些财政空间有限的小国,特朗普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要求势必加剧其财政压力。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一直与北约盟国共同应对。然而,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做出重大调整。2025 年 2 月,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有一个允许战争发生的领导层,这场战争本不应该发生”,并称战争早该结束。^③ 他最初还试图阻止北约盟国和欧盟参与有关俄乌冲突的谈判。特朗普虽同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但要求北约盟国支付武器装备的全部费用。万斯则表示,美国不希望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承受太多负担,欧洲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主要责任,并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支付大部分费用。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冲突以及美对俄政策方面的立场变化成为美国外交原则发生改变的典型表现。

2. 印太地区盟友

对于印太地区盟国,特朗普同样强调以经济合作换安全承诺的交易逻辑。美国先后要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将国防支出分别提高至 GDP 的 3.5%、5%

^① Daniel Michaels, “Trump’s NATO Vision Spells Trouble for the Allian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9, 2025, <https://www.wsj.com/world/trumps-nato-vision-spells-trouble-for-the-alliance-dd1d96fc>.

^② Emmet Lyons, “Trump Questions NATO Allies’ Will for Collective Defense While Casting Doubt on U. S.’ Own Treaty Commitment,” CBS News, March 7, 2025,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nato-article-5-collective-defense-europe-doubt-us-treaty-commitment/>.

^③ Peter Baker, “Trump’s Pivot Toward Putin’s Russia Upends Generations of U. S.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18/us/politics/trump-russia-putin.html>.

和 3.5%。特朗普将防务问题与关税政策捆绑,要求日韩两国为其境内美国驻军承担更多费用。^①此外,特朗普还将美国对日韩的安全保护作为施压筹码,要求其扩大对美投资。2025 年 7 月,日本宣布规模约 5500 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与贷款担保计划,重点支持日本企业在美国半导体、能源、制药、造船、关键矿产等领域的投资。韩国称将对美投资约 3500 亿美元,并采购价值 1000 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以换取特朗普政府对美韩同盟的支持。

在“小多边”层面,特朗普淡化价值观联盟因素,试图从中攫取更多利益。2025 年 6 月,特朗普指示美国国防部审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是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重点评估美国现有造船能力能否在满足本国需求的同时兑现向澳大利亚交付核潜艇的承诺。在审查期间,澳大利亚被要求继续向美国支付资金,以换取美国向其提供核潜艇,并支持美国造船业发展。截至 2025 年 7 月,澳大利亚已向美国支付 16 亿美元,并承诺到 2025 年底累计支付 20 亿美元。^②

此外,特朗普政府注重与盟伴国家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美国国防部于 2024 年 5 月启动“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Indo-Pacific Industrial Resilience, PIPIR)机制,成员以美国的正式盟国为主,聚焦推动印太地区的国防工业基础合作,设有后勤维修、联合生产、供应链韧性和政策协调四个工作组。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加快推动“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机制,已与多国达成协议。例如,美国将在澳大利亚建立 P-8 反潜巡逻机的雷达维修基地,可为美国的盟国提供有偿装备保障服务。美国希望通过“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机制获得直接经济收益,同时巩固其在印太地区国防工业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二) 美国与伙伴国关系

在伙伴国关系层面,特朗普政府以国防军售、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具体议题为导向,与具有更高交易价值的国家加强联系,以扩展美国的利益。当前

^① Josh Smith, John Geddie, “Trump Includes US Troop Costs in Tariff Talks with Asian Allies,” Reuters, April 1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trump-includes-us-troop-costs-tariff-talks-with-asian-allies-2025-04-17/>.

^② Ben Doherty, “Australia Pays US Another \$800m for AUKUS amid Trump Administration Review of Security Pact,” *The Guardian*, July 23,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jul/23/australia-payment-us-aukus-trump-administration-review>.

美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防务和人工智能合作取得较大进展。特朗普政府强化与以色列的军事和外交关系,深化情报共享与防务协作,并对以色列开展大规模军售,以增强两国对伊朗的联合遏制能力。2025 年 3 月,阿联酋与美国达成一系列技术和能源交易,承诺在未来 10 年内向美国人工智能、半导体、能源、制造业等领域投资 1.4 万亿美元。^① 5 月,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的首次出访,带领大批美国商业精英访问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聚焦“交易驱动外交”,优先推进经济、投资及技术合作。在沙特期间,美国宣布获得 6000 亿美元的沙特对美投资承诺,涵盖能源安全、国防工业、先进技术领域。在卡塔尔期间,特朗普宣布两国达成总额超过 2435 亿美元的经济协议。特朗普对阿联酋的访问也推动两国签署超过 2000 亿美元的商业协议。

出于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和促进美国经济利益等因素的考虑,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非政策具有利益驱动和交易主义特征,显著减少了人道主义援助,重视推动“商业化外交”,试图以贸易和商务合作取代传统援助。特朗普强调,美国的对外援助模式将不再“以慈善为基础”,而是与具备“自助能力和意愿”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他声称注意到非洲拥有富饶的土地、矿产和石油资源,认识到“非洲的巨大经济潜力”,正在努力“为美国和许多非洲国家创造新的经济机会”。^② 2025 年 6 月,特朗普出面斡旋卢旺达与刚果(金)两国的冲突,换取美国获得来自刚果(金)的大量矿业权。^③ 7 月,特朗普在华盛顿会见利比里亚、塞内加尔、加蓬、毛里塔尼亚和几内亚比绍五国领导人,宣布签署了 33 项涉及关键矿产、油气等领域的商业协议,总额达 60 亿美元。此外,美国

① “Thanks to President Trump, UAE Announces Significant Investments in U. S. Economy,” U. S. Embassy & Consulate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March 21, 2025, <https://ae.usembassy.gov/thanks-to-president-trump-uae-announces-significant-investments-in-u-s-economy/>.

② Monika Pronczuk, Darlene Superville, “Trump Promises West African Leaders a Pivot to Trade as the Region Reels from Sweeping Aid Cuts,” AP News, July 10,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west-africa-leaders-aid-cuts-e4b3a3f568151656eb177f0b7de6ae08>.

③ “Pea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the Republic of Rwanda,”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7, 2025, <https://www.state.gov/peace-agreement-between-the-democratic-republic-of-the-congo-and-the-republic-of-rwanda/>; Daphne Psalidakis et al., “Rwanda, Congo Sign Peace Deal in US to End Fighting, Attract Investment,” Reuters, June 2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rwanda-democratic-republic-congo-set-sign-peace-agreement-washington-2025-06-27/>.

召开了“第17届美国—非洲商业峰会”，参会方在电信和数字化网络、能源、粮食、旅游、关键矿产等领域达成约25亿美元的贸易和投资意向协议。

四 竞争与管控冲突并重的对华政策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表现出“竞争与管控冲突并重”的特征：一方面，美国继续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另一方面，在交易主义理念下展开美中谈判，避免两国关系陷入全面对抗。2025年2月，鲁比奥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强大、最危险的势均力敌的对手”。^①然而，随着中国强力反制美国的关税打压、中美经贸谈判持续展开，鲁比奥的涉华表态发生了显著转变。7月，鲁比奥称，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战略稳定”时期，双方需直面矛盾与摩擦，并以负责任的方式应对。^②同月，鲁比奥在吉隆坡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表示，美中可以探讨潜在合作领域，同时寻求管控分歧。

这种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特朗普本人对中美关系的想法。特朗普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非常尊重”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并称他与中国领导人相处得很好。2025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首次通话。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积极”，并称自己“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中国领导人”。^③在多极世界中，中美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符合特朗普的意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对中国的战略竞争。

（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竞争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正式将“战略竞争”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总体框架。这一态势在拜登时期得以延续。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宣称，中国通过所谓的补贴与倾销政策“抢走”了美国汽车等行业的就业机会，主张对

①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with Brian Kilmeade of Fox News,” U. S. Embassy & Consulates in China, February 27, 2025,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secretary-of-state-marco-rubio-with-brian-kilmeade-of-fox-news/>.

②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with Brian Kilmeade of Fox Radio,”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31, 2025, <https://www.state.gov/releases/office-of-the-spokesperson/2025/07/secretary-of-state-marco-rubio-with-brian-kilmeade-of-fox-radio>.

③ Will Weissert et al., “Trump Says After Xi Call That US and China Will Resume Trade Talks,” AP News, June 6,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china-xi-tariffs-negotiations-trade-f2e4b48205001d7169ee34250089d8c1>.

中国施行关税惩罚。特朗普还指责拜登政府坐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美国最强大的对手不断强化双边关系,称“这是美国永远不想发生的事情”,承诺他将设法“分化”中俄。^① 2025年2月,鲁比奥称,“我们将与中国展开竞争,甚至直接对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俄罗斯不要成为中国的“小伙伴”。^②

第一,经贸问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特朗普致力于提高美国竞争力,鼓励制造业回流本土。他声称美国企业“在中国建工厂、在印度雇工人”的时代已结束,它们需要将提升本国能力作为优先考量。^③ 2025年2月至4月,特朗普政府接连对中国采取关税施压举措,并致力于加强针对中国企业的“反规避”打击,利用“对等关税”在第三地削弱中国商品和投资的影响力,施压美国的贸易伙伴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特朗普政府与欧盟、英国、日本、韩国、越南等进行谈判,以美国关税减让为条件,施压相关国家在涉华转口贸易、中企投资、中国产品准入等方面采取限制性措施,从而推进针对中国的所谓“大包围”(grand encirclement)策略。^④ 这样做旨在推动全球供应链与中国的剥离,并增强美国在对华经贸谈判中的筹码。

特朗普政府还力图限制中美相互投资。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总统备忘录,明确指出“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强调应防止中国等竞争对手通过对美投资获得尖端技术以及对美国战略产业的影响力,尤其要阻止中国借此强化军事实力。特朗普政府试图加大对美国对华投资的限制,重点关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该备忘录还提出,美国欢迎盟伴国家对美投资,但将建立“快速通道”审核程序,以管控盟伴国家与美国竞争对手之间的投资关系。

① Tom Porter, “Trump Said He Will Divide Russia from China. It’s a Tough Bromance to Break,”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7, 2024,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donald-trump-plan-divide-china-russia-axis-is-likely-fail-2024-11>.

②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with Matthew Boyle for Breitbart News Network,”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4, 2025,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of-state-marco-rubio-with-matthew-boyle-for-breitbart-news-network>.

③ “Days of Building China Factories, Hiring Workers in India Are Ov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④ Chris Anstey, “Bessent Has a ‘Grand Encirclement’ Plan for China,” Bloomberg, April 12, 20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newsletters/2025-04-12/bessent-has-a-grand-encirclement-plan-for-china-bloomberg-new-economy>.

第二,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强化对华竞争,呈现“内外并进”的特征。2025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全球威胁评估报告,称中国“旨在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大国”。^①为此,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在国内大力推动“星际之门”(Stargate)项目,在数据、算力、能源等人工智能关键技术领域升级美国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则试图强化对华出口管制,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阵营。7月,白宫发布《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提出由商务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并与产业界合作,开发芯片定位核查功能,以防止先进芯片流入中国;同时建立针对“芯片转移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管制监测机制,以加强美国对先进芯片最终用途的监测。这一举措以“嵌入式管控”替代“全面封锁”,将增强美国对芯片流向的控制能力。

特朗普政府重视向盟伴国家出口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以削弱中国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影响力。白宫担心,如果美国不能满足其他国家对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需求,这些国家就会转向中国等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试图建立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技术联盟,向成员国提供硬件、模型、软件、应用程序和技术标准等一整套“人工智能技术栈”(AI technology stack),同时以关税等制裁工具为筹码,要求成员配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2025年8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宣称,美国愿借助“所有可用的”联邦金融工具,支持盟伴国家尽快部署美国人工智能技术。^②

第三,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造船业和关键矿产成为美国对华竞争的重点领域。2025年4月,特朗普签署《恢复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行政令,指出中国在全球商船制造业的比重已过半,而美国的比重不足1%。为此,他宣布启动复兴造船业的国家战略,包括成立国家造船办公室、征收中国制船舶停靠港费、支持国内船厂建设、改革采购及港口维修制度等。^③特朗普政府试

^①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2025,”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March 2025, p. 13, <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ATA-2025-Unclassified-Report.pdf>.

^② “Remarks by Director Kratsios at the APEC Digital and AI Ministerial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August 5,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8/remarks-by-director-kratsios-at-the-apec-digital-and-ai-ministerial-meeting/>.

^③ “Restoring America’s Maritime Dominance,” The White House, April 9,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restoring-americas-maritime-dominance/>.

图通过关税与信贷政策,削弱中国在航运、集装箱及港口设备制造方面的主导地位。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关键矿产始终是美国对华竞争的焦点之一。2025年4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对关键矿产及其衍生产品开展国家安全风险调查,明确提出增强美国本土关键矿产提炼能力,以降低对外依赖,并制定转而与盟伴国家合作的替代供应链策略,试图推进“去中国化”。7月,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在华盛顿举行外长会议,提出将重点推动关键矿产合作,通过公私部门合作与联合投资等方式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

最后,由于特朗普优先关注经贸议题,美国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地缘安全领域的对华施压举措尚未完全展开。特朗普本人对台湾问题的重视程度有限,但美国战略界仍担心所谓“大陆2027年攻台”,并未放弃借助“危机驱动”策略在中国周边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和盟伴协调。例如,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科尔比(Elbridge Colby)反对美国以“战略模糊”应对台湾问题,主张以清晰且可信的方式展示美国“协防台湾当局”的意志和能力。^①科尔比还对日本和澳大利亚施压,要求两国说明如果美国与中国在台海发生战争,它们将分别发挥何种作用。^②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变化,美国在南海等地缘安全议题上的介入力度仍可能逐步增强,从而通过经贸与安全双轨施压形成叠加效应。

(二) 交易主义与对华务实外交

特朗普致力于避免美国与其他大国陷入直接冲突,同时试图通过强硬立场和手段来达成有利于美国的交易。在他看来,多极世界意味着大国之间需要进行必要的利益协调。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特朗普本人秉持更为务实的态度,他经常是政策讨论中“最不鹰派的声音”,倾向于推动美中谈判,以取得具体成果并达成协议。^③然而,在美国仍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① Elbridge Colby, *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236-237.

^② “US Demands to Know What Allies Would Do in Event of War over Taiwan,” *Financial Times*, July 12,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41e272e4-5b25-47ee-807c-2b57c1316fe4>.

^③ Jenny Leonard, Mackenzie Hawkins, “Trump Softens Tone on China to Secure Xi Summit, Trade Deal,” *Bloomberg*, July 16, 20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7-16/trump-softens-tone-on-china-to-secure-xi-summit-and-a-trade-deal>.

中美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达成“大交易”的可能性较低。^① 但是,两国仍有希望在经贸等领域签署阶段性、框架性协议,在相关地缘安全问题上达成某种战略妥协。

从中美经贸博弈看,特朗普政府展现出霸凌讹诈的姿态,但也保留一定的灵活性。2025年4月,特朗普一度将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税率提升至145%,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严重紧张。随着中方动用关税、“稀土牌”等手段反制,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美国企业也不断抱怨供应链受到严重影响。特朗普虽然姿态强势,但非常关注市场反应,能够在必要时做出政策调整。2025年5月至7月,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华关税谈判、适度放松技术出口管制和争取中美元首通话等方式,试图缓和中美关系,保留对华“交易”的机会窗口。中美经贸团队在日内瓦、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相继举行谈判,聚焦贸易逆差与再平衡、稀土出口、产业政策、国家安全与出口管制等多个议题,双方同意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关系。中美还围绕芬太尼等复杂问题展开建设性的磋商。特朗普宣布放宽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签证限制并保持签证通道开放、放松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等措施,以换取中国恢复对美出口关键稀土矿产与高性能永磁体。

值得注意的是,“合作”与“稳定”正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高层外交叙事的关键词。2025年6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特朗普通电话时表示,双方要用好已经建立的经贸磋商机制,秉持平等态度,尊重各自关切,争取双赢结果。特朗普称,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方乐见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美中合作可以做成很多好事。^② 7月11日,鲁比奥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后表示,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双方探讨了潜在合作领域。^③ 7月底,在第三轮中美经贸会谈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强调,中美谈判“深入、

① William Hurst, Peter Trubowitz, “The Fantasy of a Grand Bargain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Why Deadlock Is More Likely than Détente,” *Foreign Affairs*, July 3,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fantasy-grand-bargain-between-america-and-china>.

②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年6月5日。参见 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6/t20250605_11641950.shtml。

③ Matthew Lee, “Rubio and Wang Stress Cooperation After Talks in Malaysia as US-China Tensions Simmer,” AP News, July 11,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us-china-russia-asean-82467600bcf2b97b5729f34676ceeb2a>.

稳健且令人满意”。^① 美方代表还表示,稳定的美中经贸关系对两国乃至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不管美方实际对华政策思路如何,至少目前是愿意保持接触并争取试探性合作的。

结 语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多极世界”的认知,是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前提,也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基本体现。特朗普在阐述其外交政策思路时,曾明确表示希望与以往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价值观决裂,与过去决裂”。“美国优先”议程摒弃了二战后美国奉行的“普世国际主义”,转而试图建立一个由大国及其附属国主导塑造的世界,但希望美国要成为强中之强,并以强人外交和“大交易”来取代国际规则和多边机构。这意味着美国所设想的“多极世界”仍然会充斥着大国竞争。

未来几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走向仍需持续跟踪研究。但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崩解、美国联盟体系受到冲击、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等趋势已然呈现。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特朗普瓦解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破坏了现有国际体系,却没有能力重建新的国际体系。^② 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也将进入更为复杂的阶段。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与管控冲突并重的策略,如何构建避免中美陷入军事对抗的机制,以及如何处理美国“退出外交”带来的全球治理赤字,均是亟待深入探索的重大问题,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责任编辑:胡 然】

① “Bessent Says China Talks ‘Robust’, Did Not Include TikTok”, Reuters, July 29,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bessent-says-china-talks-robust-did-not-include-tiktok-2025-07-29/>.

② Richard Haass, “Present at the Disruption: How Trump Unmade U. 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1,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donald-trump-present-disruption-foreign-policy>.

Navigating a Competitive Multipolar World: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rump's Second-term Foreign Policy

ZHAO Minghao, QIU Jiachang

[Abstract] “America First” serves as the core logic of Trump's second-term foreign policy. It seeks to diminish the influence of liberal ideology, examine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through a multipolar worldview, and pursue the expansion of U. S. interest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trengthening national power. At the same time, it remains attentive to manag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ump's second-term foreign policy include a strong personal imprint, a top-down directive style of decision-making, and a preference for “grand bargain” approaches. Trump has leveraged the so-called “Donroe Doctrine” to strengthen U. S. dominance over the Western Hemisphere, pressuring Latin American nations on immigration and border issues while counterbalanc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Regarding U. 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Trump has adopted a transactional approach, compelling allies and partners to transfer benefits to the U. S. and conform more closely to U. S. demands. Regarding China polic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pursued a dual approach of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While continuing to contain China in areas such as trad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ritical minerals, it also sought to maintain strategic stability in U. S. -China relations. The concepts and measures adopted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for coping with a “competitive multipolar world” will exert complex influenc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China-U. S. relations.

[Keywords] U. S. Foreign Policy; “America First”; Competitive Multipolar World; China-U. S. Relation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 Analysis of U. S. Security Policy Toward Japan Since Trump's Second Term

MENG Xiaoxu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Donald Trump's second term, U. S.

• 128 •